世间故事

审照风波

□姚恒章

这事儿已经过去好几年了，想起来想哭又想笑。

那年孩子驾照年审后贵贱入不了微机，说是驾照编号与身份证编号不符。

这事儿我知道，孩子考驾照时，是我找的驾校熟人给代填的表格，填表时他在电话里误把10月出生听成了4月出生。

要说也简单，找个熟人改了不就行了嘛，屁大的事儿。可咱上哪儿找熟人呢？现在不管办啥事都离不开熟人啊！

我倒是有个表哥在交警队工作，还是个队长呢，可惜是二表（他爹和俺爹是姑表）。自从他爹过世后，我们多年没再来往过。别看是老表，央他办点啥事照样是话难听、脸难看、事难办。这我是亲自领教过的。

那年我拉架子车到城里卖菜，执勤交警说我影响交通，硬是把秤给夺走了，没办法，我只好拉着架子车去找俺老表。不找还好些，一找麻烦更大。老表先是教训了我一番，又说了一通官话，完了叫我写检查，临了还要让我交罚款。这罚的钱能买好几杆新秤！我这后悔啊，当时要是再去买杆秤，菜早卖完了，这可好，耽误了一晌儿工夫不说，菜也蔫得没人要！

从那以后，我发誓再也不找他了。可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孩子成天跑车哪能没驾照？咱就死气白赖再去求人家吧！

考虑到常年没有来往，我不敢急于求成。第一次去我给人家带了二三十斤粉条，说是让他们尝尝老家的粉条；第二次我带了几斤小磨香油，说是自家芝麻磨的，可香，比街上卖的好多了；第三次去我提了一篮子土鸡蛋，说是自己吃不完。

老表看我去得勤，想必有事，说：“有啥你就尽管说。”我真想说实话，可话到嘴边又拐了弯：“没事儿没事儿，老了，就想找老弟兄们喷喷闲话儿。”话一出口，我真想扇自己俩嘴巴，怎么这么窝囊呢?！可说出去的嘴泼出去的水，想收是收不回来了，直到第四次登门我才吞吞吐吐地说了实话。

知道人家忙，所以也就不敢轻易问；可不问吧，害怕人家事儿多再把咱这事儿给忘了。

转眼一个月过去了，老表说，“你是不知道，这事儿麻烦着呢。”我也不知道有多麻烦。又过了一个月，老表说办事的人出差了；三个月过去了，老表说车管所人员调整，等调整了以后再说；五个月后我再问，老表说刚调整到位，新所长不太熟悉工作环境，等稳定了再说……

转眼一年过去了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再问了，急得我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着。你看，孩子有照却不敢开车，我就指望孩子开车挣钱娶媳妇哩！再说，时间长了驾照作废了咋弄？

唉，急人。每天三顿饭全家都围在一起商量这事儿。孩子说，他同学的母亲在车管所上班，县官不如现官；孩儿他娘说，听说村支书的一个战友在车管所的上级部门工作，打个招呼还不是小菜一碟？孩子他舅也提起那谁谁谁可能帮得上忙……管他呢，该请请该送送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再破它两千多元，也比驾照作废强！

请了一圈客，还是支书面子大，和支书才出去吃了两顿饭，人家战友就说：“哎呀，早知道是这事儿就不叫老兄破费了。明儿你去派出所开个证明，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。”

第二天我去车管所，刚到门口就听有人叫我，一看原来是老同学。我问他做啥来的，他说他儿子的驾照和身份证不符来改一下。一听和我儿子的驾照是一样的毛病，我就赶紧问他是托谁给办的。老同学说他谁也没找，到派出所开个证明，直接到大厅就办了。我不信，现在啥事能离开熟人？同学说：“看起来你真不知道。现在公务员办事可不像从前，很透明，态度好着呢！”

哎呀，原来这事儿就这么简单！

老街故事

马闲人

□刘建超

李玉明 绘

老街养忙人，也养闲人。马闲人就是老街闲人之一。

老街地面金贵，能踢趟开手脚的闲地不多。街东靠近丽景门处是一小公园，有两个篮球场大。在商场林立的黄金之地辟出一片有山有水、绿树成荫的清静天地，自然成了闲杂人等聚集的地方。

公园内的竹林旁支了些茶摊，规模都不大，一两张红漆茶桌，两三把大铜壶，四五把藤编躺椅，八九个竹扎小凳，十几只白底蓝花的瓷杯，供游客小憩或三五知己下几盘棋、打几把牌，茶摊的主人收些茶水费和座位费。老马就是在园子里寄生着的闲人。闲人不是游手好闲，称得上闲人的也是有两把刷子的主。这种闲人经常光顾园子，地熟人熟，见多识广，可以为茶摊招徕客人，陪同下棋、打牌、侃大山，又能处理一些游客与摊主之间、摊主与摊主之间的小纠纷。一般的园子都养有几个闲人，而丽景门这个园子唯一的一个闲人就是马闲人。

老街西头有个“林中苑”，苑中的韦不拔是韦大闲人。韦闲人很想到繁华的丽景门园子闯荡闯荡。那天，韦闲人就摇着鹅毛扇来到了丽景门。马闲人听说有同行撬上门来，自然不甘示弱。韦闲人正与休闲客谈论千年虫问题，马闲人便借机搭上话来，声称自己见过千年虫。韦闲人知道是地头蛇前来挑战，早有防备，立时将千年虫的由来、后果道个清清楚楚，不给马闲人插嘴的机会。马闲人不气不急，呷一口茶：球！千年虫我见过。马闲人瞧着韦闲人不屑的神态，便说：好，你等着，我用事实说话。

第二天上午，马闲人带着四个被千年虫害惨的病人光顾茶摊现身说法，千年虫是如何害得他们染上淋病，并拿出化验单为证。喝茶、休息的客人惊得纷纷离座。摊主只得请韦闲人走人。马闲人仍然不依不饶，又带着8名患者找到“林中苑”与韦闲人理论，韦闲人彻底蔫了，拿了两条好烟找到马闲人门上，赔礼道歉说好话方才了事。从此不再有人敢去丽景门园子找别扭。

喝喝茶水，嗑嗑瓜子，耍耍贫嘴，马闲人每天的日子过得挺滋润。马闲人觉得自己太重要了，他不敢想象如果园子里没有了他马闲人会是什么样。比如说这天上午，李家摊位收了一张假币，这假币到底从何而来，人们各说各的理，争执不下，便说问马闲人。马闲人当然有理，说，真币假币都是从银行出来的，就像加工零件出了次品一样，印坏了就成了假币。假币水彩不匀，没有金属线。要知道，那条金属线含银，少压一条就节省了一分成本，你要不相信为啥假币都叫银行回收？回去返工呗。再比如说，张家摊主添了个孙女，又扯起了生男好还是生女好的老话题。马闲人躺在张家的竹椅上，自然说生女好，为什么？做男人太累，做中国男人尤其累。你单说中国男足吧，踢球几十年了还在亚洲门口转悠呢。做个男人就得想方设法挣钱、当官、出人头地、当亿万富翁，不然怎能养得起女人？没有房子成不成？没有轿车成不成？没有存款成不成？女人就不一样了，女人只要嫁给当官的、经商的不就结啦！现在养儿子只赔不赚，垃圾股啊。谁能说马闲人讲的没道理？

马闲人的午餐都是在园子里吃的，一个面包一根火腿肠，就着茶水下肚。马闲人说这是西餐，叫热狗。说外国佬吃得就是科学，哪像中国人就会蹲地摊吃烩面，还要加辣子、香醋，净吃低档次的东西。外国佬吃的都是半生不熟的东西，那才叫营养呢。半生不熟的东西吃多了，人的毛发就长得旺，外国佬浑身上下长着长毛，他们就不怕冷。马闲人说自己吃了几年的面包和火腿肠，现在冬天时不时地也敢穿着裤衩出门了。

晚上收园是马闲人沮丧的时候，这时候他已可有可无了。不过此时马闲人也顾不了许多，中午那顿西餐实在是让他支撑不住了，早已饥肠辘辘的马闲人出了园门就一路小跑，离林家烩面馆还有几步远，马闲人就扯嗓子吆喝：林老板——来碗烩面，多放点辣子！多加香醋！

温馨故事

谁掐的

□冯海鹏

张可是个司机。这天，他和一帮朋友到澡堂子洗澡，脱了衣服在热水里泡着，那叫一个舒服啊！突然，一个朋友发现张可的大腿上红红紫紫的一大片，好像是被掐的。朋友的这个发现立刻引来大家的兴趣，纷纷让张可说说是咋回事。

张可笑笑说：“不就是一点小伤嘛，磕的不行啊！”

大家一听，都摇摇头。

一个朋友开玩笑说：“好，他不说，咱都猜猜如何？”大家异口同声表示同意。

朋友甲深沉地说：“是他自己掐的！这就是给领导开车的一个潜规则！你想，领导在车后休息，你就得时刻保持清醒吧，路远时间紧，你得熬着，困了掐自己吧！”

朋友乙点点头，又笑了：“是有这么一说！不过，这伤啊，一部分是他自己掐的，一部分可能是相好掐的。你想啊，跟着领导啥事情没见过，啥场面没见过？耳濡目染，他这家伙还不被掐掐？”

大家伙一听，都笑呵呵地看着张可。张可摇摇头，正要说话，朋友丙抢过话说：“我来总结，我来总结，肯定是他自己掐了一部分，相好的掐了一部分，被嫂子发现又添了一部分！”

众人大笑：“这个总结深刻全面！”

等大家疯够了，张可叹口气，摇摇头：“实话告诉你们吧！的确是我自己掐的。几天前夜里，我母亲患病，我开车连夜把她老人家送到省城医院动手术。我和弟弟轮流开车，怕出危险，就掐自己保持清醒！还有就是老母亲掐的，我守着她的时候，她疼了就掐啊！我弟弟手上也有，不信你们去看看！”

大伙愣了，没人再说话。